

暴雨骄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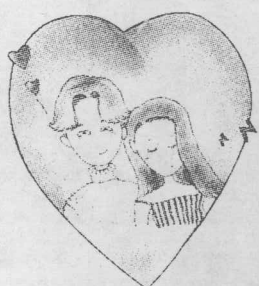
岑凯伦 著

蜜月海滩

珠海出版社

1171803

I 267.5
428207



蜜月海滩

Mi yue hai tan

岑凯伦 著



珠海出版社



222244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雨骄阳/岑凯伦著

ISBN7-80607-330-2/I·179

I 暴…

II 岑…

III 言情——小说——当代

IV 1247.5

暴雨骄阳·蜜月海滩

岑凯伦 著

责任编辑:唯唯

装帧设计:余明亮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54041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乐昌市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35 字数:645千字

版 本: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册

总定价:49.00元(本册定价:9.80元)

1

袁薇认识陈志宏，还是在大学二年级期末时，那是在期末的一次校友联谊会上。也不知道是何缘故，袁薇在第一眼见到陈志宏时，便无由的对她有一份超乎理解的好感，也许正是人家说的“投缘”吧，除此之外也找不出更恰当的解释。

“嘿，学妹，你看来不眼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吧！”陈志宏显得十分随意。

“你怎么能判断我一定是学妹呢？”袁薇忍不住用一种淘气和亲密的口吻回道，只因为眼前的男孩说不上为什么，给了她极好的印象。

“我凭的就是你这份稚气，没错吧？”

“你算是很会说话。”袁薇使个和善的眼色，然后漫无目的的看着会场。

“你在找人吗？”他透过她的眼神客气的问。

“没有，事实上我并不认识任何人。”

“没关系，我带你一起，会让你结识一些朋友。”

他显得很热心，不待她回答，便拥着她的肩挤进会场。



蜜·月 海·滩

Mi yue hai tan

袁薇对陈志宏的这份热心虽然显得有点不自在，但对这个学长的好感是直接的。她接触过几个这样的男孩，可惜好像都缺少了点什么，倒底缺少什么，连她自己也说不上来。今天在陈志宏身上，她似乎找到了在别的男孩身上没有的东西。所以，在袁薇心中自然对陈志宏有了一种默契。这种默契也就是袁薇在心中描绘的蓝图：她曾经想像自己的白马王子是健康、开朗、有着阳光感觉的男孩，他必须在一米七五以上，穿着大方、朴实，决没有脂粉气和矫柔造作的感觉。

尽管袁薇初识陈志宏就有了这种默契，但在她心中却不以为这是人家所说的“恋爱的感觉”。

随着成为校友联谊会的一分子，袁薇和这个团体的关系日益亲密，和陈志宏也愈来愈熟稔。

尤其在他作为一个在军中服役的校友被选为主席，而她是在校生副主席以后。

陈志宏不是个英俊帅气的男孩，因为他那两颗不很突出，但又确切存在的兔宝宝牙齿，不过，那是他健康气质的正字招牌。

同时，陈志宏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质，使他特别有





蜜·月 海·滩

Mi yue hai tan

女孩子缘。

他有个女朋友，听说是统计系的，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红粉知己，任谁也搞不清楚，反正总是在不同的场合碰见不同的组合，他的交友圈子真是多彩多姿。

袁薇当然是其中的排列组合之一，只是一开始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何处，况且她并不急于掌握什么。她一向维持相同的交友原则，和轻轻淡淡的友谊。

在她明确地感到自己总是在期望他的出现，等待、焦虑排山倒海而来，而且日益严重时，她知道自己有转变。

首先，不可否认的，经过共同的策划活动、社务的频繁接触，使她更对陈志宏的能力有所了解，深入认识一个人，加上时间、空间的配合，滋生爱意是颇正常的情况。

袁薇察觉自己心态上已有改变，但行为如同以往，他们是搭档。

陈志宏则是始终如一。

两年来，他们一直是以好朋友的关系来往。有时候陈志宏想到袁薇，会意外地在她租的小套房楼下喊着：

“B. B，你在不在？”



她则会喜出望外的探出头来说，“你再这般喊下去，我连点身价都没有了。”她在引他进门时仍有着一丝抱怨。

“那有什么关系，反正谁也不知道 B. B 是谁。”他义正词严地说。

“是啊，是啊，反正你是毫无损失的。”

“如果你真那么在意，以后我不喊就是了。”

袁薇露出淡淡一笑，她只是随意的喃喃咕咕，其实才不在意，甚至喜欢他这样的亲切喊她，好像是熟得不能再熟的知己好友，那份亲昵令人动容。

“笑什么？”他好奇问道。

“你猜！你不是一向自恃最能摸清我在想什么吗？”

“我不能老是夺人所好，机会给你自己吧！”

“借口。”袁薇指责他。

“我称这是‘风度’，你愿不愿意考虑我的提议？”陈志宏挑眉传答他的想法。

“这次我坚持。”她果断回答。

“那我只能甘拜下风，因为人云：‘女人的脾气是晴时多云偶阵雨’，我的功夫不深，差远了。”他笑着调侃自己说。



——蜜·月 海·滩——

Mi yue hai tan

“这是我最近听你最谦虚的一次说词。”

“我以为自己还算不错呢！”

“陈志宏——”袁薇习惯连名带姓喊他。

“什么？”他被她突然升高的语调唤起注意。

“你不是有一大堆的女的朋友吗？她们正是你的活字典，难道你这几年毫无收获？不可能的，我看你挺吃得开，在众多……女朋友之中。”袁薇小心地避开敏感字眼。

“我是有许多女的朋友，但不是人们以为的那种关系。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有灰色地带，那种夹杂在黑与白中间的模糊，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我相信你一定有过同感受。这该怎么形容呢，就是人和人的问题而已，譬如我和你——”

“你别随意扯我进去……”袁薇心虚辩解，其实她想知道他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关系，但又害怕知道真相后反而失望，所以她宁愿保持这种不明确的态度。

“我只是拿我们的关系举例，像你所说，我们一样是异性朋友，只是这和情侣是有差别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各有各的标准，身为局外人，不容易了解实情。”



“那你女朋友呢，难道她不介意？”袁薇脱口而出心中的疑惑。

“我们别谈这个，出去吃东西好了，我饿了，今天我请客。”

她不便再追问下去，因她见着他眼中的一丝回避，这是他从未在她面前表现的神色，显然有一个‘她’在他心中占着极重要的位置，否则他不会故意换话题。

袁薇心中有一些闷闷的情绪，也许是嫉妒吧，她愈来愈在意自己和陈志宏的关系，不知道他是否亦察觉出她对他的异样？

“发什么呆？”他似以往般抚她脑袋，“有机会敲竹杠，还不趁势追击，太老实了。”

“我像是那种人吗？”她反问。

“现在不是人格问题，这是掌握时机。”他说。

就是许多这类的相聚，促使他们建立起旁人眼中超越朋友情谊的关系。

有一次，他俩一起走在校园，迎面而来三、四个面熟的高个子男孩，其中一个开口了。

“志宏，这阵子在忙什么，几堂课不见你踪影，以为你出了什么麻烦。”

蜜·月 海·滩

Mi yue hai tan

“没事，难得你也会注意我，有什么企图？说！”

“没什么，我其实只是太无聊，你别得意。”

“我看你是懒得哄人，所以才会一直孤家寡人……” 陈志宏暗示的话语，惹得他们一群人哈哈大笑。

“是啊，那天你也教我几招，没事拿来骗骗人也好，挺无聊的……”

“喂——” 另一名同行的男孩敲他，“有女士在场，你起码尊重人家一下吧！”

袁薇被他们说有些不好意思。

“没关系，开玩笑而已。” 她附和说，不想破坏气氛。

“志宏，也介绍一下大嫂嘛……” 他们故意起哄说。

袁薇听后更是红晕满颊，她不知道现在的男孩说话这般露骨坦白。

“你们别乱胡说，袁薇是我们社团的副主席，刚刚一同办公事，亏你们想得出来。” 陈志宏继而转向袁薇看着，见她已很不自在，便和他们草草告别。

“刚才的话你别放在心上，我们男生都爱乱扯，笑一笑就好。” 他和她依旧并肩走在小径上。



蜜·月 海·滩

Mi yue hai tan

“我只是好奇，”她抬眼望他，“我们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吗？不然别人为何老是猜我们是情侣？”

“大概是现在的人际关系都被单纯化了，以为一男一女走在一块，就是情侣。这也没什么不好啊？”

“你说什么？”她问。

“偶尔假装一下也挺好，无伤大雅。”

“我可不以为这是有趣的游戏。”袁薇快步的走向前，不敢让陈志宏直视她的眼睛。

眼睛是说不了谎的，她是心虚。

“那个经管系的现在怎样了？”

“你怎么知道？”她停下脚步回头问他。

“大家都会说一点，一点一点累积，差不多就可以窥探事实的全部。”陈志宏一样无所谓的谈论，并没有做任何表示，只是说明他知道此事的存在。

“陈志宏，我想问你……”袁薇迟疑地欲言又止，虽然他们平常无话不谈，但总有个限度，向他表白自己对感情的态度，是不是有些超越这层范围？

“你是不是为这段感情很困扰？”他果真善解人意。

“事实上，我并不排斥和任何人持续交朋友，只是



他要的我无法配合，男孩子只想和我们谈情说爱而已吗？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好像除了当男女朋友，其余都免谈。”

“我不知道别人是何想法，但是就我自己而言，当我还如你一般年纪时，如果真心喜欢一个女孩子，我同样会用那类幼稚的伎俩展开追求。男孩子基本上是非常幼稚的。”

“你也曾这样吗？”

“为什么你以为我会例外呢？我也是个极普通的男孩子，也许是你把我想得太好。”陈志宏揶揄的向袁薇说，语气中夹杂些微玩笑。

袁薇却如被猛然的点醒，的确，陈志宏在她心中，一直像个小心营造的典型，她老是按着自己对他美好一面的认识，塑造一个全新的形象。

是不是这亦是感情的一种——对某人盲目的迷恋。她更迷糊了。

“可能吧，是我把你想得太好。”她顺着他说。

陈志宏收起放肆的神情，不知是否察觉袁薇口气中的玄机，只是变得有些严肃的面对她，“我相信爱一个人是有意义的，但我说不上来。”他停顿一会儿，继续

又道，“所有人和人的关系，第一步都是建立在喜欢对方，不是去揣测陌生人接近我们的动机，如果你看他讨厌，什么情形都可能衍生，就像你和我，不正是最佳写照。所以有人喜欢你，严格说来并不是什么坏事。”

“这是你们男孩子的想法？我多少可以理解了。”

“我看你是太单纯，要不然就是心里早有底了，是吧？”陈志宏神秘兮兮的探个头，那模样真好笑。

“是啊！连这种事你也能摸清楚，我真是佩服你的洞察力，干脆就当你是我好了。”袁薇语调轻松，带着一丝丝嘲讽意味。

他更进一步的打听，“是谁呀，我认识他吗？”

她忍不住笑，猜不出他是乐在其中，还是故意和她玩假装傻蛋的游戏。

“什么意思……摇头代表不说？”

袁薇再一次摇头。

“你是打算连我也不说了？”

“算你聪明。”袁薇抛下这句话，一个人笔直的朝前方走去，陈志宏跟在后面。

“哦，原来小女孩长大了，开始有秘密。”他故意激她。



蜜·月 海·滩

Mi yue hai tan

“少来。”袁薇高喊，见陈志宏改采策略，时而温柔，忽又强逼，看着他那如同演员般的善变神情，她想，自己正是喜欢这样的他，一个长大了的小孩。

下课铃声响起，开始流动着闪烁不定的群群人影，袁薇像其中任何一张模糊的面孔，抱着几本书，急欲走向下一个目的地。

“嗨——”经管系的男孩上前和她并肩齐走。

说来有些不好意思，‘他’是有一回寝室联谊认识的朋友之一，但她确实忘记他叫什么，以至于每回和他碰面，不论是在课堂里，或者走在校园里校园外，只能有些腼腆的歉意，至今还是叫他“经管系”。

“我想你不介意和我一道走吧？”“经管系”大方的开口。

袁薇侧过身打量他说话的神态，不知为何，她居然有拿他和陈志宏相比的念头，连她自己都感讶异，她是怎么了，竟然会兴起这般荒谬的动机。

“我为什么要介意呢？”她反问。

“经管系”泛起一阵笑意，“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



蜜·月 海·滩

Mi yue hai tan

“为什么每个人好像都能清楚我心里在想什么、下一步将如何做，难道是我太笨了吗？”袁薇假装抱怨的嘀咕。

“经管系”这回笑得更开心，“这不是笨与聪明的问题，而是你有一股亲切的气质，容易让人了解你。”

“听你的口气，好像对我这个人的性情有了十足的把握？”袁薇忍不住欲进一步探究他的话。

“这不是我的目的，只是经过上回的联谊，我觉得你是个颇值得一交的朋友。”“经管系”微抬肩，轻松的说。

“听起来好像很功利。那我的理由又该是什么？”她突然问他。

“这不功利，我以为有时候想认识一个人，只因为大家看得挺顺眼，这是我的方式。至于你的理由，应该是被我的真挚打动吧！”

“我是如此啊，你还想说什么？”她泛起微笑应和。

“吃冰吧，我喜欢请朋友吃冰。”他很坦率。

“我正渴了呢！”

“经管系”和袁薇以这微妙的序曲展开交往。他们

联系得不算非常密切，至少不像和陈志宏那么频繁，但是时有往来，所以大伙都以为他们便是一对，便自顾自的把这消息散播开来。

袁薇并不理会这种无聊的流言，任它们随风轻吹，最后连一向不过问闲事的陈志宏都有耳闻。

不要相信所谓的“传闻”，因为它们大部分都不真实。

一个女孩对感情的直觉和认定总是精确得毫厘不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离谱差错的可能。

袁薇自认为和“经管系”是维持着一般普通的泛泛之交，只是她知道“经管系”满重视她，所以她小心地把持和他之间的平衡，不可能再进行到另一层次，因为她心中的位置已让一个男孩占住。

他正是陈志宏。

很好笑吧，她告诉自己，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她马上推翻自己刚才的结论，因为一切都是这样自然而然的进行，不容勉强，部分原因亦是她愿意。

是的，袁薇自己愿意。

当她有着为他无怨无尤的感受时，已无法自拔。

她知道陈志宏有女朋友，也了解他对那女孩的重视

程度，但没关系，她愿意当他有愁苦时愿意分享的朋友，包括聆听他的感情事件。

这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她可以为他忍受这种不公平的煎熬。

有时当他说得神情疲惫，她就有一股冲动想向他大声的呼喊，“我在这里，我也需要你的温柔，她不是你的全部，还有人默默地期待着被你发掘，为什么你不懂？”

一次又一次的克制自己，袁薇终于被锻炼得刚强，在陈志宏面前，她是一个任他倾诉的亲密友人，至于她的付出，好像已是理所当然。

袁薇想起和陈志宏在情感上的一些纠葛，显得有些无精打采，甚至连与“经管系”分手时都没有说上句告别的话。只顾低头默默地往前走，却不料正一头撞见陈志宏。

“你今天是怎么了，像一个泄气的皮球，平常你不是最乐观的人吗？”他问。

“你有没有尝过爱一个人，但他全然不知的滋味。”袁薇不知自己为什么会冲口而出这句心里憋了很久的话。